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一

復丁雨生方伯

僕於初六日抵省數日之內應接紛繁實非孱軀所能耐所幸
兩亭作梅諸君均與李宮保心心相印其於北征餉項必能切
實維持不藉鄙人籌及纖細入款大宗仍在蘇垣除釐金宜認
真釐剔外尙求閣下於丁漕二項早爲籌畫以備提濟北餉之
用祇要勤撙緊餉不誤要需年歲中稔不生他變則鄙人雖以
病軀將事不至陷於大戾卽爲至幸初一日派赴鄂省之弁頃
已回至金陵舍沅弟憂悔之餘精神尙好公事不至廢弛六神
口之敗殉難陣亡將士數逾三千逆燄愈張實深焦憤羣捻尙

在黃陂黃岡一帶春靈以小嫌引退雖奉 廷旨諄畱少帥固
催然遠在南陽恐急切未能趕到漢黃與諸軍同心會剿也舍
弟之意專望劉韞帥急履湖南之任俾彼泉迅赴楚督之任庶
幾救其過失扶其阤危頃劉韞帥已至瓜洲卽日當來金陵與
鄙人晤商一切國藩擬派輪船送之赴鄂而小兒亦隨之回籍
敬求閣下寄函至滬於天平鐵皮海生等船中酌派一二號星
速由滬駛至金陵派令赴鄂一行至以爲荷

復張子青漕督

承示堤工無款酌提賑款興修自應卽飭所司如數籌發以符
尊指愛亭有張福口引河要工雲浦一人又不能兼顧二百餘

里已列台衙會檄雲浦興修百二十里敬之興修八十餘里以
期迅速其新壩工程不知需費若干弟另檄雲浦勘估遲日再
當會檄興修至以李都轉借補徐道之缺此君資深績懋吳仲
帥曾履稱之間臨去頗有嫌隙又聞仲帥奏請以道員畱江借
補業奉部駁撤消徐道一席李少帥臨別時屬意於陳心泉觀
察該道辦星使糧台兼營務處上屆擬補斯缺鄙人係以星使
作主此次似應俟少帥信到再行商奪

致鮑春霆軍門

月初接奉 寄諭始知閣下有引疾求退之請正欲作函詢候
起居適接尊函并咨送二月十七日疏稿又接李少帥來函并

抄與尊處往復數書方悉閣下以上元日之捷與舍弟遵旨
覆奏情形不符不無芥蒂舍弟疏中所稱銘軍係與任股接仗
選軍係與賴賊交鋒蓋誤聽擒賊之供詞賊中任強而賴弱人
人共知擒賊之供蓋心中實畏選軍而口中故作不畏選軍之
辭以爲選軍所攻破係破賴股之弱者非破任股之强者作此
誇張之辭以欺騙舍弟舍弟既不知任賴之強弱迴殊又不知
擒賊之大言欺騙遂據此語以入奏致閣下正月十五之奇功
五日窮追之苦戰幾致埋沒一半宜閣下憤憤不平浩然思歸
也惟舍弟此次奏片之錯由於誤聽擒賊欺騙之言而平日於
閣下實深愛而敬佩之數年來舍弟寄敝處家信數十封無一

封不稱閣下之好也自去秋至今春 寄諭多責備閣下之詞
閣下告病開缺知者以爲與舍弟新有嫌隙不知者或疑爲於
朝廷微有怨望雖 寄諭亦疑其要挾人生在世所爭者名
耳古來賢將帥以流傳萬世不過得一忠字之美名耳閣下苦
戰十餘年久著忠勞之美名豈可因與舍弟小有嫌隙而令外
人疑爲要挾乎僕自去歲以來 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
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卽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
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畱營效力耳頃又接閣下三月初二
之摺兩次皆請開缺回籍與僕之請畱營者情事不同恐外間
之疑議更多僕欲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傷病果劇欲不

勸閣下力疾治軍又恐閣下名望大減若僅爲舍弟奏片錯誤則僕當代爲負荆謝過若別有鬱抑之處則請閣下勉強忍耐古來忠臣未有多受磨折者幸無堅執爲荷

復喬鶴脩中丞

陝中回捻并擾據壽卿來稟已有合股之說但賊中兩股相合與官兵之兩枝相合其事略同而其彼此猜疑心力難齊則更甚於官兵故賊之強弱不盡關乎分合自去秋以來張任合而湘淮各軍未嘗不偶勝張任分而秦鄂兩省未嘗不大敗惟二寇初合我示弱而緩圖之則彼之情好攜轉有可乘之隙我恃強而急追之則彼之交愈固將懷必死之心請囑壽卿與諸軍

待捻回合來找我而後與戰我不必先找捻回也已縷具前函不能多濟亦斷不肯膜視大約於月協甘餉三萬項下酌分一萬濟秦分撥二三月再看陝甘督撫軍事分合何如續行定議弟於初六回至金陵諸事紛繁毫未就緒俟覆奏後咨達冰案晉藩一席已授仲良未到任以前令胡蓮舫署理當能籌濟庫郭兩軍於尊處不無裨益也

復李幼泉副鄧

統軍之說兩年以來幾經躊躇思議閣下年富力強器局闊遠鄙人本欲倚以辦賊又以兩令兄同領封圻而淮勇諸軍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諸季中無一人身臨前敵與同艱苦恐無

以服諸將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專欲閣下勉爲其難少泉亦有令閣下磨練軍事造成大器之望又恐閣下不嫻戰守之事又恐有拂太夫人之意故前此屢前屢卻久無定計直至去年九月寄信至敝處始言欲求替人自不能不令諸弟統軍蓋自以王董二鎮歸閣下統轄而令二兄之計始決而鄙人之計亦愈決矣今來示欲卸營務統軍兩差以閒身隨兄照料一切此不特鄙人不便強勸卽令二兄亦有難於相強者蓋統將之道必須身先士卒兩軍交鋒危在呼吸若非閣下有破釜沈舟伏波裹革之志他人強之從事已不免於抱憾况令兄上顧慈闈下憐弱弟豈敢稍涉牽強乎又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

之心有凌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衆而後興高眾附有進無退閣下襟懷恬淡於官階功名二者不甚歡慕其長處在此其於帶兵不相宜處亦正在此閣下既不願統軍僕當函商少帥另擇統軍之員接少帥初八來緘力求併軍之法欲以樹軍歸併於省三以勦盛歸併於仲良以開奇歸併於閣下而以槩軒獨當一路鄙人與作梅之意則欲召郭子美來仍與勦軍爲一路開奇仍爲一路樹軍歸附銘軍爲一路仲良會合槩軒爲一路郭子美果來宜裁散營令其另募新營如此則閣下可卸統軍之責蓋閣下閱歷戰事太少開奇將領勉強歸屬勇丁未必信服若仲良兼統勦盛則斷不相安也閣

下縱不爲統將務須擇勞苦之事而任之助阿兄禦此大難斷
不可懷事外安逸之福不可存問舍求田之謀吾兩家門第太
盛人忌鬼瞰處處皆是危機時時皆伏禍胎除卻耐勞盡忠四
字別無報國之道亦別無保家之法至囑至囑千萬千萬來
函詢及保舉事件僕北征年餘惟銘湘二軍開單奏獎鼎軍則
批准彙保而尙未出奏盛軍則並未批准而以其戰事稍多曾
經面商少帥請其酌量略保此外如劉楊張松桂開奇等軍似
均在不應保之列請與令兄一商應如何而後士心鼓舞使真
出力者不與濫竽者同視則善矣

復歐陽星泉大令

作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爲要勤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
漸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出話不欺凡上司用
人稱其結實可靠者大約不出此二句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
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寡過大則有守有爲願切記之愚
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孱軀所易料理彭軍敗亡
鄂事益形棘手爲之焦灼二小兒身體本弱近因倣照鄉試之
例連考三場用心太過感疾初不甚重醫者誤投補劑以致舌
紅生刺喉痛不能進飲病勢危險非常幸徧身發疹遇湘潭劉
醫認爲出痘改用痘科醫治已經三四日紅潤起漿而喉痛亦
減能下湯粥計痘事已有六七分可靠老懷爲之稍慰

復彭宮保

貴恙乘春易發本年木火司令入夏以後尤宜加意調攝不使肺金受尅自能勿藥有喜李牧春棠業經接見當隨時造就以副雅懷雷玉春遺缺敝處已准李賢堂之咨以田名魁署理熊殿元一員俟畱爲異時之用至貴部各員來示欲於長江水師外擬補江南陸路各營查近來水師諸員尙有長江新設各缺可以位置而陸營員缺有限人數尤浮已不無向隅之感若再由水師借補尤覺偏枯擬難照辦水師星散各處久未操練鄙意欲將外江淮揚各營調至下關操演輪流閱看其內江各營請閣下調至裕溪口閱看惟各營均有分汛防盜駐卡巡查等

事必須另有開營前往接換而後可調該營來操目下開營實少只好令外江淮揚各營於閱操後再行補缺內江各營於補缺後再行閱操如尊意以爲可行則請貴部騰出閒船五六十號以備派往各處更換調操之營乞速示復二小兒曾點牛痘一次頃復因感發天花危險異常幸荷神靈保護始得化險爲夷此二日已次第結痂知念附告

復李宮保

春霆病重如此自難再理軍務鄙人卽日委員攜帶遼參前往看視並請其乘坐輪船前來金陵安心調理渠若允來須吾二人會前銜具奏卽請由尊處主稿與春霆相距較近聲息易通

也至該軍接統之員來示謂婁優於宋與鄙見不謀而同宋長慶人雖善良毫無斷制婁峻山則不能了事臨陣調度聞亦有條不紊敝處已具公牘私函先行咨調請其赴天津乘坐輪船速來金陵面商一切卽日當專摺奏調疏中卽言由尊處抄示宋國永等公稟商調婁鎮彼此意見相同云云但婁鎮未到之先或鮑公暫不離營或尊處暫檄宋鎮代理均請卓裁定奪茲將本日敝處寄春霆印渠二信抄呈台覽舍沅弟右手筋痛不能作字聞近日至德安與左帥面商軍務未知不甚隔閡否銘軍整理已齊省三山信入鄂大旆卽信爲援聲息益親但恐此局定後賊又北竄齊豫耳雲浦督辦蘇州釐局子奉仍管太

湖支應雨生作梅均與鄙人說及頃作梅前往蘇垣一行俟其
回甯卽如尊指分別檄行

復李北岡

尊庭雖經析爨而家政仍歸閣下主持俾令姪輩得一意讀書
以期上達孝友門風其光大更靡有涯至爲敬慰承詢請襲一
事查例載凡得兩世職者或兩子分襲或一子兼襲均屬可行
令姪光久資性穎悟若詩文工夫已穩自應進京會試以擴識
見而答皇恩秋冬北上可令先來金陵敝處派弁送之入都
羅忠節公二子惜早年未得認真讀書目下尙不能同去會試
殊以爲歉勇毅公衣服單夾棉者或可用樟腦收存皮者則潮

濕易壞自宜趕緊變賣否則壞者愈多對之愈覺愴神耳國藩
辦捻無效發病日侵屢疏請退未蒙 俞允藥於三月初六避
旨回任金陵應接紛繁案牘叢集殊非孱軀所易料理舍沅
弟在鄂治軍亦復毫無起色二月十八日之敗舍表弟彭杏南
陣亡弁勇殉難者多至三千餘人後與三河之役相類時事方
難焦憤曷已聽鼓鼙而思將帥每追懷忠武勇毅伯仲未嘗不
感歎流連也

復李眉生廉訪

敬營進撤事宜此間有批賀丞稟頃已行知尊處上年十月張
敬堂將開差赴洛時面告僕云臨淮餉項未到殊爲竭蹶幸營

申公夫一款存項尙有五六千金可作購買車螺之用。在徐時曾以此語奉告閣下。昨批賀丞稟卻未將此語批出。蓋款曰太鉅。恐追究終難合符。且恐僕聽時不審也。閣下與賀丞淺賁生追問葉榮。但求大致不錯於月領正餉。嚴行詰責其公夫存款不必追到十分。閣下相機以爲張弛可耳。敬堂禦賊殉難。據喬鶴帥劉壽卿疊次函稟。俱稱被戕賊手矛傷刀傷某處。指載分明。並無部下推刃之說。張洪吉如果實有其事。在秦諸軍豈遂毫無聞見。壽卿平日與敬堂至交。是日與之同戰。豈其漫不加察。若有他故。豈肯默無一語。其爲李良田回家捏造誣陷決無疑義。實爲罪不容誅。敬堂完節業已奏明。若此說一騰。則身名

俱墮恐不能瞑目於地下查該軍統領陣亡諸將本有不顧主將救護不力之罪俟李良田來此銷差卽請尊處將張洪吉密拏解懷將該二人分別治罪更不必連引他詞較爲直截另寄謝恩摺稿已交晉卿繕寫由敝處包封四月中旬專差代遞敝處謝京察議敘恩亦於此次拜發摺差歸時計已五月底矣屆時恭錄批旨行知尊處

復蔣導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真整理惟閣下蒞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

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趙玉珊廉訪

弟於三月初六抵省應接紛繁案牘叢集幾於日不暇給繼以二小兒感出天花其初藥劑誤投危險萬狀嗣經痘科醫治始獲安痊日來次第脫痂附告一慰鄂中自銘軍挫後又有二月十八日彭軍六神口之敗幾不能軍春霆雖屢著奇功因少荃宮保暨舍沅弟先後奏報與其自奏戰狀小有不符再疏引疾初疑其芥蒂未融正在貽書勸慰頃接春霆來函言其病勢甚

危欲以軍事暫交舍弟統屬爲之焦灼敝處卽日委員攜帶藥物前往看視且請其乘坐輪船來金陵養疾而另調樊雲慶南來接統該軍未審卽能定局否

復吳竹莊廉訪

純卿銳意整頓釐卡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衆亦慨乎言之非與尊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已另札委軍械所交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

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畱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復張子青漕督

前接初二日一函暨圖說節略兩紙具見蓋籌廣運燭照無遺因敝處前有覆函在途少稽裁答旋接初六日惠書茲又奉到十三日一函敬悉種切接大咨後卽於十一日檄行歐陽總兵

親帶水陸弁兵速往勦辦健飛回浦時云未接敝處文檄計其
時本尙未到惟弟前批渠稟囑其相機親自往勦自不必定奉
專檄乃可啟行今閣下因運防吃緊又畱健飛回防僅撥水陸
兩營會合王得勝兜剿殊恐未必得力該匪若果出沒外洋卽
健飛亦無如之何也輪船雖有五號而三號皆係貨船並無礮
位其兩號有礮者天平輪船已送漕北上天津鐵皮輪船已赴
安慶且大小不能出大洋至狼山福山二鎮雖有外洋水師之
名廢弛已久無一能出洋之船惟崇明有各紳商捐輸之艇船
昨檄令借與狼福二鎮一用宋鎮並未應允且聞其船亦但能
在崇明內洋巡捕不能遠出外洋竟達海州故屢接大將令撥

師船出洋倣處並未機行者非有所容實無可出洋之船也此等情形不知狼福二鎮已據實呈明尊處否海盜古稱難捕一則以出洋戰艦難得一則以大海波濤中戰將尤爲難求弟於此事不甚認真者蓋恐急之則彼必出洋萬無制之方緩之則彼或回巢稍易躡緝今已毀其巢穴更難設策矣新綱甫開鹽捐斷難集數又不便停工待款楊莊以下需款據海分司報業已先行籌款墊解矣至清淮餉需支絀自應酌量通融惟數不能多請卽以咨牘來商當於江北釐金項下酌撥以濟急需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紉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

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
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藥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
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注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
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識之遠心術之
厚均堪佩服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

一裁革平餘並裁填衝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
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
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已長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
不已藉中丞奏裁韶關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
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

斷不敷用自應依照雨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
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啟諸幕保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
而謀大事

一被擬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准減
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
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
課州縣之賢否且謂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
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徙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
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
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

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既革浮收之弊則催徵乃州縣之本分民間之大義不可放鬆

一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懃懃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

一前敵餉項第三關添平餘八萬業已解足第四關添北課十萬皖省漕項一萬計尙微有溢數第五關添尊處籌出四萬所少無幾來示蘇省盈餘儘解北征但求歲事中稔決可不誤餉需至接印日期照例無須奏謝

一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自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梗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

與尊處之不望興利但期除弊相符

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徵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眾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已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致彭宮保

近日不審尊體所苦若何至爲馳系久晴望澤連朝步禱今日始沛甘霖早稻雖已過時晚稻猶及下種爲之一慰弋什哈劉國成自襄陽回醫接春靈覆信已於十三日登舟將赴漢口養病據劉弁察其病狀十分沉重各傷皆發頭頂一傷最重時流

黃水久不能言面色如炭僅食米湯少許非得神佑恐難痊愈
焦慮曷已金陵會館係僕與閣下創立鄉人頗以爲德其昭忠
祠與會館多相交涉董事亦經管兩處其勢宜合而不宜分查
金陵克復之後全賴水師肅清江面上游三千里皆由苦戰得
來最後攻克九洑州勲績尤偉死事良多而金陵昭忠祠僅及
楚師陸軍未列水師祀典實爲有缺鄙人擬於後二進改爲一
大進作此祠之正廳祀水陸之統領營官而勇丁不與焉其下
兩進甲子冬已編立陸軍哨勇之神牌茲擬仍如其舊惟正廳
則水陸並重庶幾心安理得吾湘人之官江南者目前已覺無
多陸軍尤爲乏人恐三五年後昭忠祠卽無人照管惟長江水

師額缺較多更歷二三十年湘人之在江南水營者計尙不少是昭忠祠必爲水陸所共有論功績乃爲平允論經營乃可長久特此奉商請閣下玉成此事以後雞鳴山下一祠作爲楚軍水陸昭忠祠與會館同歸值年者經營國藩當會列台銜再行奏請俟奉 旨後仿湖口昭忠祠之例國藩與閣下各作一碑記之餘俟會晤時詳議一切

復楊石泉方伯

承示用人理財各語俱得要領達道干譽四字近日仕宦中幾別開一種捷徑亦遂上孚朝望下獲民譽如操左券聞閣下闡然日章不慕赫赫之名但求切理廢心卽此已見篤實君子之

道非流俗所易測量減兵增餉本係亂後要務惟緣營積習太
深萬難挽回若將領中不能選擇傑出非常之才即使增餉數
倍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不知尊處果有愜心之將領否其原奏
及現在辦法可否抄示一二以資參證企望無已弟乞退未能
遵 旨回任簡書酬接殊非辱軀所易料理連月不雨二麥受
傷早稻失望近雖得沛甘霖尙不知晚禾果否有秋瘡痍滿目
無術拯救實深憂愧鄂中自正月薨軍大捷二月十八彭方伯
黃州一戰幾與三河覆敗相似厥後久無戰事本月初四五周
鎮盛波於信陽州獲勝一二次十一二日楊劉李三軍在黃陂
等處接仗互有勝負春霆重門因病重堅請離營敝處會同李

少泉宮保奏調嶮峻山南來接統奉旨允行峻山現署直隸提督交卸前來尙需時日竄陝之賊屢爲劉壽卿軍門痛剿據稱捻回兩逆勢難再振近歲兵事惟此差強人意耳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過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閒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太無根據非欲博寬大之名也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鑑

墾荒誠爲要務然下手實不易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爲簡明
章程祇畱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卽知庶幾易於遵守墾荒委
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
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
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今抱愧石帶南旣
於尊憲應手可卽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沙船
興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
扣一節力有未能爲言查折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
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
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畱爲海運局

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爲是
請卽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爲使下有餘利
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
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畱其有餘則在後人
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鱣色香雖減而
風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小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復陳舫仙廉訪

春寢病重離營已於十三日舟行返鄂舍弟及各處來信均稱
十分沈重萬難就痊東股自鄂竄出由新野葉裕東行聞已至
許州中牟勢將再犯曹濟窺伺運河枯旱已久處處可以徒涉

恐運東千里長牆前功盡棄不勝焦慮西股三四月閒屢爲湘
軍所敗刻下賊蹤遠去河防已鬆正宜未雨綢繆增置駁船續
募南勇均不可緩駁船與豫省之船聯絡一氣尤爲要著如豫
省船不得力不妨徑稟李左兩帥大加整頓閣下聲望已著防
河以保衛畿輔責無旁貸不可瞻顧因循致誤大局新方伯與
中丞不甚融洽乃屬意中之事閣下此時不難於同僚之寡助
而難於上下之交孚能回省一次調停維持使方伯竭力相輔
而中丞亦曉然於我心之無他則此後更易措手此間爲旱所
苦早稻業已失望晚稻亦難栽培虔禱兩旬卒無應驗位高德
薄上千天和累及斯民憂愧何極

復李筱泉制軍

接二十日途次惠書旋得鄂信知於二十六日接篆三湘方泐
去思全楚又歌來暮勛福日增至爲企頌幼泉專襄營務子美
代爲統領一轉移間公私稱便惟聞郭公治事氣足而才不長
頗久條理難將多人仍恐不克獨當一面殊爲慮念春霆病重
回鄂聞近日毫無轉機該軍氣習頗深春霆或回蜀中則將該
軍全數遣散趁此時尙無欠餉或無他變五忠祠位次升塔忠
武於江忠烈之上誠爲得體惟以死事之年月爲位次之先後
此語傳播眾口久已彰彰在人耳目忽由閣下與僕二人更定
似不相宜若謂賓宜先而主宜遜則人謂文宜伸而武宜絀理

亦相等不如仍舊費爲安南雲芳浦積弊之後一病至此已照
來咨將芳浦之軍檄令停招但鄂皖之交總須添一支勁旅以
定黃州安慶之人心統將難求實深焦慮東股竄新野後聞已
至許州中牟恐意不忘運東亢旱已久運河枯涸處處可以徒
涉幼衷助盛四軍皆須歇息僅省三琴軒兩軍力尙不足制之
奈何

復郭遠堂中丞

沙船水腳加價俟冬閒附片奏明卓見極是所請免扣一節頃
據丁雨生稟覆亦與尊指大略相同惟沙船積困已久京中當
軸慮其倒歇有誤海運總理衙門屢議購買輪船夾板濟運國

藩以官買無此巨款力陳買船濟運之非策仍以保護沙船爲正辦將周廷琦等公稟商寄總署又因阿公使前來不欲暗中沮止洋船裝運豆石請出示曉諭並開解沙船勿爭豆石之利總署亦諄諄言之國藩覆函因言祇有調濟沙船增費免扣或可不爭豆石之利此外別無開解之法頃接總署續函言沙船九折京中無案可稽自應免其折扣國藩覆函言舊扣四分除留一分作海運局費外餘三分免扣已囑丁藩司照此詳復茲將與總署來往信稿節鈔呈閱丁壽恆等一案張牧胡令二員擬俟司詳到日由敝處酌核敬會台銜覆奏張胡皆有劣蹟所參似尚得實丁封君邇來並未干預公事又長子官浙不祿次

子官海告養心緒拂亂自應保全以敬宿學而彰公道卓裁以爲何如此閒自二十四得雨以後初三小雨初九十七又雨均未大沛甘霖茲於二十日始得透雨足以栽插秧稻稍慰雲霓之望不知淮揚徐海均得甘雨否能使運河寬深捻逆不得東渡則幸矣

復劉韞齋中丞

北方伯一軍擬以席硯香接統並以葉介唐佐之最爲妥協湘軍守在四鄰已閱十年有得力之軍援黔而吾國自固惟須步步爲營後路未清不宜深入自處不溺之地而後能援人之溺想諸將皆已飫聞斯義比聞雨陽時若新政之初此惟最切之

圖有非可強求者。賊聞直隸山陝旱象頗廣，南則鄂皖甯蘇數千里同時被旱，二麥歉收，早稻失望。此間設壇求雨，步禱兼旬。蘇松淮揚安廬徽甯均得透雨，祇要此後雨晴，應候歲事尙無大礙。鄂中則向例播種宜早，今已無及矣。任賴股匪自鄂竄出，不過旬餘，竟於十二日從汶上竄過運河以東，千里牆濠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可歎可憂。雖水涸由於天心而懈忽亦關人事如何。如何聞敝邑哥老會滋事，幸盡籌調派神速五六日開卽已掃除藏事，不勝感荷。竊意哥老會人數極多，辦理不善，則人人有自危之心，此戢彼發，必至治絲而棼。此輩非盡甘心爲匪之人，大約初入會時有兩種議論，最易誘人。一曰在營會。

聚之時打仗則互相救援有事則免受人欺一曰出營離散之後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刦因此同心入會惡人固多好人亦極不少其中願充老冒雄長而斂財者數百人中不過二三人其願謀反叛逆者數千人中不過二人若因拏辦此一二人而株連及數萬人則事將不可收拾而心亦有所不忍鄙意當徧張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所謂罪者大罪一條謀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條一曰殺人傷人二曰聚眾搶刦三曰造蓄軍器是也治之之法大罪叛逆則興兵誅勘究其黨與坐其妻孥中罪三條則但就案問案重者正法輕者枷杖其未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輕縱其

已入會而犯此三條者亦不加重不究黨與不坐妻孥當堂訊供之時但問本案之是否認供不問平日之曾否入會至中罪三條之外或犯小罪更不問其是會非會矣如此辦法則會中之千萬好人安心而可保無事會中之數千惡人勢孤而不能惑眾國藩擬將此層出一告示徧諭敝縣及附近各縣老夫子如以鄙論爲然亦請徧出告示並通飭湘中州縣遵照於哥老會犯案者分別辦理庶足息浮言而定人心謹此奉商

復丁雨生方伯

蘇垣得沛甘霖此間及皖南江北均於夏至節前各得透雨秧稻可以栽插不誤秋成爲之一慰粵中米價每洋一元可買五

十餘斤計江皖九十月間價亦不過爾爾而萬里搬運水腳更巨與其儲米不如儲銀聞江西浙江俱有豐稔之象購買較粵稍便也沙船准其免扣局費又恐無措頃批來詳仍係扣一發三與覆總署之信稿相符昨因李宮保有先撥二十萬之咨札令司庫釐局共籌十萬想此時已啟解在途矣愈蔭甫於二十三日來甯鴻辭樸學兼擅其勝良可敬愛小兒於二十六日坐威林密輪船赴鄂蔭甫在此久談數日渠以書院課卷尙未閱畢歸思甚切請閣下寄語諸生具道此閒投轄之雅並請商之敏齋派天平輪船酌帶餉項來此便迎蔭甫適滬若至初四五日則威林密自鄂歸來亦將過此旋滬矣

復李宮保

前接十一日賜函稍稽裁復頃接十九日陳州惠書猥以晉位
端揆遠勞稍賀德薄位高久已不稱其服迺於諸事棘手之際
忝竊至此窮官魏秩適足以播惡而速謗耳捻逆竄渡迤河千
里濠牆三年辛苦前功盡棄除河閘外圩高尙有丈餘何致不
能爲一日之守以待潛剽之至大疏據事直書不加論斷尙屬
和厚幼荃扼駐徐宿不知月內能否趕到琴省議反守運河鄙
人亦嘗主其說然自去歲沙賈無成深知他營兵勇不如自轄
兵勇之可靠淮軍勁旅不能不赴東府追勦其可騰出守河者
數已無多東省兵力旣不能守運東又豈能守運西守而不固

賊倖更張似不如慎之於始然除倒守運河外鄙人亦別無良策仍請閣下一言決計免致道謀無成鮑軍之事春霆專委員來甯懇請回籍僕已允爲代奏察其病勢已鬆當無意外之虞惟堅請以該軍暫屬舍弟總統並爲諸分統代辦前稟之誤似不甚滿於塿亦不欲屬於宋者該軍旣無可統之人卽多方敷衍終不中用自以遣散爲是而一時全遣則口糧斷不能一氣奏濟茲與峻山等熟商定爲先撤馬隊十二營春五營及親兵一營其餘十四營均不遣撤勉從春霆所請權交舍弟總統將來或撤或留再行察看辦理一面至上海籌銀五萬兩解鄂請鄂省籌銀四五萬兩以爲遣資俟接鄂中覆書再發公牘撤襄

陽六千人之時卽令峻山在黃州招五千人當無他慮俟漚餉
過甯國藩卽會列台衙一面檄撤另招一面出示曉諭各勇馬
隊全撤所繳馬匹應解何處請閣下與鄂中兩院飛商也此間
二十日以來連得透雨歲事當可無虞鄂中種植過時恐得雨
亦已無濟然補種雜糧究遠勝於枯旱到底者宋鎮甸南之案
兩生亦有密函言之敝處覆兩生密信抄送尊覽兩生因母病
復發邀請石芾南赴蘇業已起行且言蘇州有官醫局月可送
四十金芾南之意似戀於蘇而憚於北征且令五弟之夫人尙
須芾南來甯再診勢不能遽行赴營報銷局童道吳竹翁深薄
其人渠竄山東方伯時有人代童作一諭帖貼於藩署照壁言

買銀營私等事意欲勸公辟斥因信稀不便陳說云云作梅亦
言董向糧台徐委員索銀五百金不應則多方挑斥云云僕因
此二者恰值部文調取引見之際遂令雨亭微示之意令其
請咨進京將來閣下或用或否均易著手無甚痕蹟也

復郭遠堂中丞

二十日泐復一函旋接十五日惠書料理劉松翁身後事宜具
仰至情悱惻籌畫深遠哀小午京卿函請國藩爲劉公廬陳政
績奏請卹典老前輩與之共事一城見聞較切或僚屬有熟悉
松翁遺事者發述一二見寄以作藍本幸甚頃摺弁南旋李眉
生廉訪謝一恩一摺批旨令其入覲徐道一席少泉宮保曾

以陳心泉相商于青潛帥以李采臣相商均因夫不合例懼干部詰察看候補道員中惟高雲浦梯似可帶隊打仗將來足備一路防勦之選目下與後路台局前敵諸將亦能處處聯絡商之少帥深以爲然擬卽奏署斯缺如尊意以爲可卽當會列台銜檄委高道速赴署任又揚道一席久未奏補查陳道慶長在蘇資格最深辦事明練如尊意以爲可亦當會列台銜奏署斯缺特此奉商鶴候覆示

復李宮保

幼仲赴浦渠省跟追自是目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杜開河以上或可斂遵調度皖軍進杜灘上一帶未知其情

恭遵令否卽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
卓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
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
譬若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
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昨令兄後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
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卽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
罅隙渠前批靈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
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勦軍事力戒諱飾廿七日之信力
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腳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
之際尤以全軍保士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

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乘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此閒自二十日以後大雨時行湖水勢漸深私船藉以展布亦一幸也霆軍習氣太深全無條理因借春霆聲威十分將就春霆既不能統本應全行遣撤其所以姑留十四營暫交舍弟總統者一以徇春霆再三之請一以餉項支絀不能多撤也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聞其臨陣全無調度隊伍不整恐只能帶馬隊一二營不宜多帶聞譚勝達自以流年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

中詳細說出日內已備贖發行矣

復劉峴莊中丞

前接四月十一日惠書稍稽教覆爲歉比審動履康娛盡勤益懋孫枝臣於巡緝認真又能聞警卽發是公事頗知認真卽如尊指暫免參辦前聞其夜郎自大志驕意滿恐其不服尊處鈐柬又以其爲鄙人與雪棗舊部恐閣下或有瞻顧諸事不甚順手故欲劾去以肅營規今閣下旣節取其長弟亦不咎旣往請閣下時加訓飭戒其盈滿懈弛不令干預請託如故懋復萌卽請密函見示弟昨令派駁船至吉安巡查鹽卡亦以試其所部之得力與否軍興日久勇餉多屬虛糜吾輩不能不細心考核

也

復劉韞齋中丞

瀏邑齋匪滋事業經勦辦賊事匪徒全不得逞敝處擬出告示
頃甫刻就茲以一張寄呈尊覽餘俟用印專弁送湘張貼前本
擬接尊處回信後再行出示既而思之此時要著宜禁供扳以
孤匪黨免株連以定人心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
庶免人人自危家家仇扳之風敝處之示不妨從寬尊處之法
不妨寬嚴互用雖微有異同而適所以相成也

復丁雨生方伯

朱鎮事仍請尊處細查見示此事雖小而紀綱是非皆有關係

提顏令等三員本案詳參與另案甄別似俱不宜輕縱顏令上
次考釐文理最優能否以教職處之乞酌金令一員前於陳道
詳內已批撤矣似應詳參革職以儆貪墨海塘領銀藩署書吏
扣至一千四百兩之多尤不能不嚴辦不必有所瞻徇前敵餉
項除月餘外九臘兩月尙可多籌鉅款感荷之至現方議倒守
運河於正項外不無另款而徐台需餉尤急不能不仰資於尊
處也

復李筱泉制軍

運軍遣留事宜告示及遣撤之檄已發後又念譚唐楊曾四分
統獨譚唐於示檄中提出重加錄用以慰其心而楊曾未經提

出未免向隅若檄中能令楊於撤勇後速來金陵差遣曾於撤
勇後送鮑回籍再來金陵差遣則四人皆有著落較爲周到事
後悔之已無及矣不知此二人雖不滿意尙不生變否閣下能
設法幹旋否選軍馬隊實不得力若非撤後重招斷不能與淮
軍步隊聯爲一氣此鄙人之苦心也豫東之師助守運河皖軍
中至宿遷止自宿遷以東至清江二百餘里歸張漕帥設守其
兵未必可靠自清江至阜甯二百餘里少泉調王可陞歐陽利
見等設守其兵力太單別無一旅可以添撥殊爲焦慮此次逼
賊於運河之東奉有明旨各軍亦尙踴躍從事或是好機會
但須在九月內見效乃妙一交十月則運河水涸黃河或漲又

豈利少而害多耳

復李少泉宮保

倒守運河之議省柴發之於下朝廷主之於上蔭稚和西諸帥亦似深聽其說意見不甚紛歧意軍事將有轉機也王峯臣歐陽健飛兩軍業如尊指分別檄調惟阜甯以東射陽河寬水深尙易爲力阜甯以西直至清江恐王軍不敷分布清江以北直至宿遷恐張部亦未必可恃此兩處均不易防想公亦慮及矣如能在膠萊河之東北誠爲絕好機會若竄出膠萊河之外則運河地段太長實無把握宿遷以南張部旣嫌單薄僕又別無可調之兵敬求閣下於此再爲著意至懇至要初十日將春

還回籍一節會列台銜具奏惟撤去譚唐曾楊四分統譚唐別
謀位置曾楊未免向隅殊欠妥善頃有寄令兄後帥信抄呈尊
覽雨生之太夫人近日稍見痊愈或無意外之變蘇省釐局作
梅意在永君僕亦深以爲然蓋求人先求其心之誠而才隨之
以長蒯黠農才亦不長而其心可靠月計有餘子永亦猶是也
復李少泉宮保

此次驅賊海隅氣機尙屬湊泊自以防守膠萊爲上計若逸出
膠萊以西則防守運河之兵數固加增而與賊馳逐之兵尤嫌
單薄殊無把握觀於鄂皖齊豫之眾情踴躍閣下之鑒暇縝密
後路之餉項粗裕合此數者軍務必有大順之象不審天意人

事竟復如何六塘河水可用師船或係偶爾盛漲未必可至一二月之久宿遷以下皖軍多守數十里漕帥所部僅足接續分布而生之太夫人近日已大痊愈殊甚欣慰雲仙前有信來言一月假滿仍當呈請開缺敝處答以一面不復勸之出山矣

復劉韞齋中丞

尊處示稿但誅亂民勿問會事與敝處示稿略同不審爲何人手筆自是有用之才敬求示及其奏請諭旨通飭各省限月繳銷暗號似可不必今會匪雖多要以兩湖四川三省爲最三省又以湖南爲最就湖南而論以長郡爲最衡永次之餘府則不必深究就長郡而論以鄉潭長善陰甯爲最益瀏次之餘縣

則不必深究天下雖廣喫重者不過數處治之之法告訐之脅從概從寬宥以絕株累誣扳之風訪獲之頭目必賞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治脅從則用敝處之示有黨必散治頭目則用尊處之示有犯必懲外竄內嚴恩威并濟不過數月必有大效閣下以爲然否

復張子青漕帥

自賊竄運東李少帥謀蹙之於海隅近守膠萊河遠守運河不令流寇四竄誠爲善策惟膠萊河僅三百里局勢更緊能遏之不合逸出乃妙若萬一逸出則運河地段太長防守殊不易易現在自沈家口至仰化集業經淮豫皖軍分汛設防自仰化集

下至桃源亦經少帥檄派浙軍分防矣惟自桃源至清江百廿里至淮安又五十里至阜甯又百六十里此三百三十里尙未派定陸兵分防係閣下與弟分內應任之責聞阜甯以東所謂射陽湖者冬閒水亦淺涸是桃源以下直至海濱陸兵應防者至五百里之遠安得許多兵力即使射陽湖冬閒不涸而自桃至阜三百三十里僅得貴部數千人及王鎮之五營歐陽鎮之四營計兵數不敷甚鉅弟頃致少泉宮保信深以桃源以下兵單爲慮反覆言之茲讀閣下來函欲於雙金關以下循鹽河之南岸築牆直至龍溝是於舊黃河之北設防不於舊南設防不特較內河之閒填集鎮防不勝防者稍覺其易卽程途亦當稍

近矣惟鹽河亦以中運河爲上游來源冬閒汶源極微鹽河未必尙能行船如果可行小船則帶水亦足限馬足應卽遵照尊議憑鹽河以設守其每營發錢二百千弟當另籌款項以資應用至桃源以下由雙金閘以達響水口計程不下三百里以每營分防七里計之須用二萬餘人除貴部及歐王兩鎮之兵外約尙短少萬人仍當與少帥熟商若一處稍疏卽全局皆壞又不如竟不防運之爲愈也至調到客軍昌岐勢難兼轄仍須由閣下董統主持呼應乃能靈通號令亦歸畫一幸無過於搦謙

復李筱泉制軍

整躬感冒暑濕秋涼定慶安痊曾楊二將先後令赴金陵曹志

惠亦令赴少泉有此韓旋周到各統將當無缺望不知日來果能安靜遣散否春霆已起程否廔念曷已頃接少泉來函膠萊防守東軍地段所空十餘里趕緊修築六月底粗已合龍逆蹤於廿四五竄回卽巽七月初一撲我河沿當經東軍堵住初三四尙能穩守若再衝突數次不爲動搖則防局便有把握再派勁旅過河爲聚殲海隅之計不知果做到否霆軍撤定之後除蘇餉二萬五千已供填軍外其江西之餉擬以五萬供宋長慶一軍其餘二萬仍請協解金陵爲少泉添練馬隊之用卽日當作函婉商峴莊未知能否允准其鄂餉二萬亦擬請協少泉軍中添練馬隊不知鄂力何時少紓請與舍弟商之次青被圍之

後幸而全軍無恙劉韞帥來信頗有微詞若覘香接辦黔事當令次青善刀而藏不致再有蹉跌亦公私兩全之道也

復劉峴莊中丞

示司詳丁漕改收銀兩及逾限加價一摺詳中著請太臬改收銀兩一節只須引部議安徽之案銀價大有長落必須與時變通二語卽係江西可以例推之缺據但言收銀收錢隨時酌定似不必將一兩伍錢一兩玖錢說出其逾限加價一節減作一錢二錢全貼州縣不提公用似尙妥叶此兩層者外間如能辦理妥叶卽不必覆奏似亦可行如必須覆奏則有一層亦宜附奏者請與閣下商之查部定漕折每石一兩三錢係在咸豐三

年米價極賤銀價極貴之時較之今日情形迥殊而江西每石完錢三千係在咸豐六年四面賊氛六七月提前預徵之時厥後十一年冬議減漕價李黼堂函稟請照六年三串之例第覆函允准近來六七年征收雖屬相安將來若改徵本色則以錢買米不敷之數甚鉅目下江蘇之漕每石征錢四千三百安徽之漕仿照湖北參差之法極多者徵至六千五百極少者亦征三千四百文江西較之鄰省獨少目下部價僅一兩三錢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賤完一年有一年之益將來部中責解本色屆時必須增加不能不預爲奏明閣下若照司詳入奏請於收銀及逾限二層外添此一層并請將奏稿寄至敝

處商定後再行會奏弟恐後人議弟但知沽民市德不爲後任
畱改征本色地步也至司中示稿欲傍丁漕議捐三錢六錢此
與加賤無異斷不可行閣下逐層批駁具見仁心卓識造福不
淺卽奏亦必干部駁爲起運地步必須始於改解本色之年六
錢亦意中事此際則但可預說不可預捐耳還軍戴宋拒婁樂
覓縱而畏嚴明誠如尊論亦深惡軍中主帥大柄下移有唐末
自擇畱後之風定議分別遣畱現畱者步隊十四營以春靈囑
歸舍弟調度仍交宋鎮統帶所遣者馬隊十二營并步隊六營
已令婁鎮赴鄂招集九營未知漸能安靜遣散否惟撤者雖多
而新招者之人數餉數則有增無減步隊撤去三千四百人而

襄部則增至五千人敝處舊協霆軍銀二萬五千兩今則盡解
瓊部月添五千金矣馬隊撤去三千人擬令譚唐等仍招滿三
千人特以改隸淮軍歸劉銘傳馬德順等統轄不能不撤散另
招耳尊處月協霆軍銀七萬兩應請如常籌給以五萬兩解湖
北給朱軍十四營之用以二萬兩支江西督銷局轉解金陵爲
譚唐等新招馬隊之用其湖北向協霆軍月餉二萬亦當移作
譚唐馬隊之用昨接大咨以司詳霆軍裁撤江西協餉應減弟
爲此無厭之求不便以公牘覆商特此專函奉懇務求俯允所
請不勝感禱弟素不善籌餉淮軍及在秦之湘軍每月需銀五
十萬今年上海釐稅及湘鄂鹽釐大減計年內尙少銀七十萬

全無著落除京餉甘餉有款可指外近又新添直隸賑濟銀廿萬安徽協餉每月二萬及淮河興修費十萬亦無著落萬不得已仍求助於尊處俟接到覆信再行附片奏明

復英西林中丞

指撥海關一事弟亦知尊處出於萬不得已惟敝處所有入款除京餉甘餉霆軍協餉外一概皆供李少帥之用淮軍及入秦湘軍每月額餉并軍火雜款共需五十萬以外今歲上海釐金迴不如前湘鄂二局鹽釐大減約計今年尙欠銀七十萬兩而近來添出之直隸賑濟二十萬及修築淮河之銀增撥織造之銀尙不在其內用是凡有進項皆解交蘇省後路糧台凡有支

發皆與少泉熟商而後行蓋前敵正在喫緊之際不能不加重維持也尊處支絀情形弟斷不敢稍存膜視前六月間顏牧提解萬金昨又籌解七月一萬兩業經咨達冰案將來八月九月擬每月再解一萬兩無論是否海關之款總由淮軍正餉外撥出濟尊處之眉急一至九月則皖省丁漕每月三萬兩必不缺少并可多提幾萬補夏秋應提之款除附片覆奏外據實奉達

復李少荃宮保

准廿六日大咨具悉淮河潰防究係在何汛地咨中不甚分明讀二十八日寄諭似又歸咎於琴軒者想尊處奏牘必將專汛疏防之員指明矣聞大旆廿八九日濟南起程督同仲良及

開奇諸軍探蹤追勦不審可一收截擊之效否自鄙人與閣下
兩辦河防去歲則豫軍疏於汴南今歲則齊軍一疏於戴廟再
疏於濰西以致前功盡棄膠萊三百餘里尙難堵禦沿運千有
餘里更覺毫無把握不特豫軍齊軍浙軍皖軍督轅之軍客兵
未可深恃卽歐陽王鎮等主兵亦殊難深信且一交九月六塘
河水涸則自桃源至阜甯尙欠陸兵二萬而自清江至淮安五
十里舟楫如織閘埧如櫛民居如鱗竇屬萬難設防一交十月
則桃源以上處處淺涸防兵太單不得不早思變計請閣下內
斷於心婉商省三另圖長策至要至要

復吳仲仙制軍

膠萊防守業已就緒不料於七月廿日羣捻猛撲尙有濰西一段未能堵禦致被衝出膠萊既不能守則側守運河西岸較之順守東岸僅至成子河止者多出五百餘里難易懸殊尤無把握幸入秦張逆一股經劉壽卿迭次痛勦凶焰少衰爲之一慰舍親陳季收源豫去秋在龍巖州任所棄世宦囊蕭然閒有公款七千餘金至今未能交代其子年僅數歲其胞姪曰遠謨曰遠濟係其兄岱雲太守之子遠謨現羈閩省候算交代遠濟則弟之女婿也頃接小婿來稟稱渠叔父季收前在光澤任內尙有核准軍需墊款應領者一萬一千餘金以抵龍巖之七千餘金有盈無絀稟請抵銷未蒙允准卽請以未領養廉抵解正款

亦奏駁不行且發府提屬押追渠兄遠謨應卽在於押所聽候
暫追而遠謨又於五月初三日新有妻喪遭家不造死亡相繼
餽粥不給請賜拯救等語弟念陳氏自做親家岱雲殉節廬州
家中艱窘異常賴季牧餼仕關中支攜門戶稍免陳餒乃甫莅
龍巖奄忽徂謝公款未清其子姪至被押追殊堪憫傷閣下昔
在江淮於屬員山加體卹恩厚如山至今傳爲美談季牧在光
澤任內軍需墊款可抵與否弟不得知而其兄弟仕爲守令家
中全無貲產則弟所深知亦做鄉人所共知也伏乞仁人俯賜
矜鑒將光澤龍巖兩任合算通融抵銷俾陳氏無子孫之累而
謨亦或得歸治葬事則感荷實同身受

復劉峴莊中丞

頃接惠書猥以秋節相慶卽審監臨鎖院文福俱隆普遺湘浦之珠深淵偶同乎鯨客今采崑山之玉台座便等於龍門引睇吉暉良殷企頌敝處缺餉情形已於前函縷達防河之兵不能少鬆游擊之師非練大支馬兵不能與之縱橫馳逐弟現商之李少帥以膠萊河防僅四百里尙被衝出運河千有餘里更無把握不如停止防河之議騰出兵力以作追剿之師裁撤劣弱之營騰出餉項以免羅掘之苦渠復信以爲運河濠牆業經修畢已成騎虎之勢不願停罷河防更不難遽停則現兵自難遽撤且一議撤兵又須另籌欠餉不料敝處於克復三年之後乃

復觀此艱窘之狀閣下以巨款七萬協濟霆軍弟本不應更爲
無厭之求且求函述及江西窘狀真摯如繪弟尤不敢再爲發
棠之請惟時勢所迫環顧他省無可商者閣下前復信時尙未
見弟七月廿七日之摺厥後咨達冰案如鑒及苦衷或可借箸
一籌敬求於湖北霆軍之步隊照常惠濟五萬金其馬隊之二
萬金或全數解濟或酌減五千總求大力協助此間支細情形
一兩月內將昭著於衆人耳目尊處必有所聞矣直隸聚匪人
數雖少關係甚大久未接印渠來信深爲慮系慶丞呈訴之事
韻咨到大奏光明磊落洞晰無疑 朝廷必可釋然弟將來不
過附片覆奏以資印證而已惟甄別之際未將給咨送部一層

隨案聲明致令抵隙生波宦途嶮巇亦殊可畏江常土匪此間
尙無所聞惟廣德一帶兩湖客民紛紛前往開荒將來又係難
了之案如何如何

復李中夫方伯

聞霆軍十四營霆峻入營均以好利之故弊端百出頃有嚴批
二牘認真查辦鈔呈尊覽閣下於霆軍風氣知之最深能備述
瑣事使我聞所未聞否眉生請假兩月養病蘇垣渠言假滿後
尙當續稟請開實缺擬屆時據稟代奏并奏明李某雖有聾病
而年力正強實係有用之才再行給假三月暫免開缺如靜養
五月病竟不愈再作計較僕於眉生以大義相取不以私暱相

待故於渠初授臬司時不肯奏畱暫緩入覲但恐人以祖庇議我又恐人輕視眉生也渠初意未免介介後則豁然解悟情願充硬漢而爲眾人所共亮不願受私庇而爲眾人所指摘可謂善達人意胸襟磊落者矣

復周荇農庶子

鄙人德薄位尊久已不稱其服迺於衰朽之年更竊崇高之秩撫躬內省五夜抱慙尊處亦當有所聞每增歎喟鄂省餽之章久已不復推勘豈全燒梁國之辭豈獨救曾參之杼至於喬木不遷輅車不發或者五角六張命實爲之若借外論以爲漸被徒形斧鑿之痕斷無刀珪之效揚雄解嘲固不如李康運命

之篇論也

復丁雨生方伯

餉銀儲存十四萬兩此間年內已可敷衍且俟新年再行提用
漕價明示三千四百兩令州縣自減二百惟三千二百爲數太
少前與閣下面商除米價外至少須收一千二百文以爲州縣
運費等款之用目下米價每石須二千五六百文計臘底年外
必再增漲則今年漕價宜定每石收三千八百文乃爲適中之
道并定嗣後米賤之年以收三千八九百爲率米貴之年亦收
至四千二百爲止庶小民之輸將不甚昂貴而州縣之辦公不
至竭蹶若今年減至三千二百文明年米貴欲求增至三千六

七百文必不可得民閒完納錢糧減收之令易於下水增收之令難於登天減一千而民不甚感增一百而民皆生怨今減至三千二百戊辰己巳以後必辦不動且恐木屑之漕有至新年方買米者州縣立即受累閣下之示若尚未出請卽更改若業已出三千四百之示不可令州縣再減二百至囑至囑僕在江西只收三千以解部之銀每石僅解一兩三錢若改而解米則三千之數必須大加亦當增至四千以外閣下但知收令賢者少不肖者多而不知小民亦良者少莠者多此事望稟商中丞再三斟酌此時稍畱地步他日免釀大案卓裁以爲何如尊指所諭各國夷情燭照數計洞若觀火卽當作函將原摺寄總理

衙門以備采擇傳教若僅如尋常故事原可聽其自生自滅
設立教頭以統屬中國入教之人將來好民會匪叢雜於中其
禍不可勝言誠如尊慮十二條俱爲自強要策就中創建輪船
三閩水師將來必資成敝處辦理僕於輪船一事屢次函催牘
僅究不知何時始有成舟斥撥輪船造法望閣下卽商之沈馮
馬諸君迅速趕辦既有廠匠又有經費何憚而不動手爲之吾
輩卽以此事爲最初之功課可乎

復劉岷莊中丞

貴州副將一缺敝處於初六日會列台銜奏補朱鎮雲章敝處
隨從者眾而副參游中或半年數月不出一缺偶有缺出諸將

望澤者環觀喁喁待命念其久著勞績勉允所請是以不及先
行函商閣下務乞鑒亮玉山幸已消患無形而鄱陽都昌武甯
奉新重案迭出江西兵勇無多閣下不令調營赴東剿擒卓見
極是與鎮遠峻八營及新撥副五營將由潁州徐州馳赴山東
會剿江西月餉五萬求餉局徑解金陵轉解是所感禱遠軍積
習太深統領營官扣勇糧以肥私囊敝處前有查辦二檄抄咨
冰案然鄙人不肯遽撤此軍者一則恐其全散生變一則該軍
臨陣隊伍整齊逢山過山遇水燒水竄爲羣賊所憚有非楚勇
湘勇淮勇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門以備緩急之用尊處
二年以來於該軍耗去巨款鄙人替復不能不續晰奉告

復李宮保

長牆已成可守自不宜遽更其局惟霜降以後各處水涸衝出
實在意中閣下默參消息內斷於心何事應思變計卽當立與
變計非外人所能商度也各省不肯分汛卽請繳 欽篆而認
統將 朝廷未必能從與鄙人去年之請以散員效力軍中大
指略同則其難邀 俞允亦必同矣不如姑寢斯議盡我之所
當爲以待氣機之潛轉省三氣尙充足覽之令人神旺惟至秋
後賊野無所掠不打白散等語竄不可信凡聰明過人者往往
於此等處看大意了琴軒遽欲告歸私情公誼兩非所安知閣
下必有以勸勉而振興之惟伯尊旣被嚴劾琴軒必爲東省官

場所怨此後相處諸多不便而濰西之失議潘而不議二王尊
疏自不能不爲剖晰剖晰則無兩全之理矣後路軍餉頃雨生
來此晤談三日據稱今冬尙可支持明春斷難爲繼今冬支持
之法一擬於常鎮最苦州縣不辦錢漕而辦畝捐一擬查辦沙
田隱漏之稅畝捐事奏請充餉極難立言計窮能索待渠開節
略來只得冒昧一奏沙田事渠擬委員惟倪寶璜可出死力閤
下旣不復與聞卽當函告雨生聽其委用可也江西向協靈軍
所贖二萬金頃峴帥意欲裁此一款僕已復書爭之並酌減五
千未審終能允諾否

復郭遠堂中丞

頃接憲書渥承垂注並示大稿各件一則保全良吏不爲蜚語
所傷一則追錄勞臣足爲任事者勸持論甚爲公允字句亦極
穩愜劉河保案既經核減自無冒濫亦無過優之處當不至于
部駁謹將摺稿奉繳均請尊處掣銜具奏此外尙有松江楊守
一案前奉 寄諭亦應覆奏是否稍緩再覆並乞主稿辦理鹽
梟橫行馬穀山中丞已極言其害浙省現有礮船巡緝蘇省更
派水師密掣但能弋獲一二渠魁則餘黨不禁自散應請閣下
就近與質堂籌商迅辦前咨調質堂來金陵會看武鄉試渠頃
有牘推辭國藩以耽擱半箇月似尙無礙定例十月初五開考
請囑令九月杪前來月半即可歸去先將會緝之營哨派定當

可期妥善也蘇省並未成災而紳民捏報請勘預爲抗欠地步民氣澆漓誠如尊慮應令兩生派員密勘尤虛者予以薄懲庶免紛紛效尤之習此間文閣將次揭曉武閣正在興辦喫緊之際而李兩亭左腹股間忽生腫毒於醫書所謂橫痃者相近其勢甚重江藩一席暫檄杜小舫代辦俾得趕緊調理不審能否速痊捻匪游繹徐海前敵軍餉甚急計今年尙短九十萬兩江蘇向稱財賦之邦斷不能求助於外省前兩生在此商及擬於宜荆丹陽壇溧五屬開辦畝捐似昔年安慶辦理抵征之法於百姓向完丁漕之舊案有減無加於州縣向辦丁漕之浮費一概裁去卽此項奏一節捻緊餉似亦無損於民有益於公特

此奉商如尊意以爲可行卽由敝處主稿會列尊銜具奏蓋亦萬不得已而出於此想蒙亮及立候覆示

復張子青漕帥

前接十二日環章稍稽裁復頃接二十三日惠書並抄寄大稿旋奉二十二日寄諭具悉派營游擊藉護運東盡畫周詳至爲敬佩惟敝處支絀情形二十九日籌撥直隸安徽協餉一疏謹會台銜奏明業具公牘咨達冰案此後協餉二萬若分作數月起解必當竭力騰挪稍濟尊處之急若每月解則此閒力實不逮竊以邇河千有餘里每歲冬春枯涸夏秋泛漲辦捻之法守運終非長策守兵占擱太多追剿之兵太少縱能守住河防

亦不能痛勦而大創之況地段太長萬無常能守住之理故弟
諄勸少泉宮保停罷守運之議另思變計並以餉源已竭勸令
裁減淮勇渠復信以騎虎之勢難遽更改然冬春之間餉需日
絀勢不能不變計也尊處事同一律守運既將更改餉項又無
著落似添募之議儘可緩辦若就現有之兵籌常足之餉則弟
忝屬同舟義不容辭昨准劉峴帥來咨江西二萬金已經起解
又接劉韞帥咨亦解二萬至浦目前儘可支持此後如值缺乏
敝處必當按時籌濟來書指明甘餉等項查金陵釐局月協甘
餉三萬兩因左帥前借洋商鉅款內有江海關代借十八萬兩
奏明由此項協餉按月撥還計自七月起至十二月止僅能抵

清借款是目前別無解甘之銀且甘省屢奏議增二萬鄙人甫於五月奏定減作三萬此時亦不能再減至海關稅銀國藩於夏間緣淮軍餉需及製造輪船經費不敷甚鉅業已奏留二成擬難再行瀆請凡此苦衷萬祈鑒諒承示撥礮位百尊另用公順奉復鄙意不以守運爲長策故不欲多撥也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知回蘇後玉體違和已占勿藥之喜尙希加意珍衛以慰遠懷瀕海各邑遭風收成歉薄自應量予減徵以示體恤惟聞蘇屬紳民多有捏報災情藉圖拖欠應委妥員密勘虛實輕重分別辦理將捏控者嚴懲一二閣下耳目甚長當不至受

其蒙蔽常鎮畝捐能辦者不過五縣宜荆又自行稟請開徵僅餘壇漂丹三縣畝少則捐亦無多立言頗難得體僕昨於遠帥專弁之便寄函商之如果窒礙多而獲利少則仍以不辦爲是此月業用公牘至尊處提銀十萬七關已足解額此後運庫可奏提十萬補足八關之數洋稅奏畱二成項下可補足九關之數苟可敷衍過去畝捐一事自應卽作罷論倪守一事李少帥覆信不復與聞請尊處卽委辦沙田冀收尺寸之效前敵餉需甚急如沙田能生發十萬金則臘底亦不甚拮据矣捻逆盤旋沂海意圖渡運少帥亦知守運茫無把握惟舍此別無制賊之方且淮軍疲於游擊不能不藉此少息以徐氣機之轉此閒文

聞將次揭曉武闈正在興辦喫緊之際而雨亭忽於左腹下生一腫指其勢甚重藩篆一席現委小舫代辦俾雨亭趕緊調理示能能否連痊作梅亦回溧陽未來諸艱萃於鄙人實深焦慮致李後泉制軍

深秋積雨感冒風寒不能見客出門者殆將半月十月朔日始獲出內室孱弱亦愈不復禁輦避風定於初五日考試武闈或能勉強將事頃接少荃來書羣檄悉趨兗州境內意欲仍於戴廟上下偷渡運河少荃已移駐濟甯就近扼堵鼎軍於九月初四打一惡仗雖小有損折而所殺悍賊實多足快人意現擬厚集游軍以琴軒合省三當一路以少銘益子美當一路調度極

有條理軍務當有轉機惟子美雖統多營幾於眾口一辭頗深
慮系耳江西協靈軍五萬兩已據峴帥留報委解起程其馬隊
之二萬兩鄙人前請酌減五千渠復書仍以全數相助厚誼可
感然鄙意擬只受一萬不欲盡歡竭忠以全交也邵子進世兄
頃自浙來金陵將往漢中太守劉古山署中就婚僕已函告舍
弟量爲資助並請閣下妥爲照拂商之小宋申夫諸公伙助聘
錢俾成嘉禮沿河不無戒心應由尊處派一礮船護送其自襄
陽以上直至興安漢中千有餘里鄂省之力約可送至何處入
秦境後閣下有可轉託之人否申夫熟於漢中一帶或可指引
一二所難者在襄陽至興安等處不知長龍可直達興安否務

懇設法護送至感至感位西篤行樸學身後慘酷異常僅賴此子成立嗣其家聲閣下昆仲與位西舊好用敢切實奉託

復郭遠堂中丞

征漕折價酌提充餉及截漕二事均勢所不能行應如尊指無庸置議卽田捐一項能辦者不過五縣而宜判又自行稟請開征畝少則捐亦無多前已函囑兩生仍以不辦爲是旋接其請示云贖博詢眾議籌思累日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聞閣下前言具奏難於措詞頃已批駁錄咨冰案鄭張二令未接台簡之先業於十八日出奏儘予降調以示薄懲該二員

心地尙好係雨生前此見告之詞參劾以懲其前案留官以保其後路似於尊指尙屬相近松江楊守公事尙肯畱心自堪造就惟聞於到任節壽等禮認真計較應再察看從緩覆奏花田被災自不能不量予體卹今歲稻收尙足大致已屬豐稔捻匪北竄沂竟意在由曹濟之間伺隙渡運過之北路既少圍剿之師放之西行又無窮追之力制寇乏術如何如何

復丁雨生方伯

畝捐一事李少帥亦有函來鄙人博詢眾議筱嵐子密諸君均慮具奏難於措辭作梅又有免漕征丁之說所獲尤少籌思累日卒無良策本有截漕濟餉之實而反借卹民免征爲名殊覺

底面不符而克復已久仍辦畝捐亦覺名義未正故批牘未經
照准閣下於前敵餉需費盡苦心百計經營而僕於此事不欲
玉成者實恐無以取信於上下今歲荷承大力前敵餉項八關
九關均已有著聞滬關六成項下尚可勻撥十萬則明歲頭關
亦有著矣沙田分隸江境不盡屬蘇自以敝處札委爲妥惟此
事本末利弊僕全未諳究前此李少帥辦過兩年僅收四萬餘
串其不實不盡處僕亦不得其崖略而倪守以嚴查之員閣下
欲前祇用之自必面與約法三章僕實不便遽爾檄委應請尊
處先行移委試辦俟稍有成效敝處再爲加委並請將沙田查
辦之法與前此辦理未善之處作一說帖詳細見告幸甚沿海

花田被風應卽酌減以示體卹稻田雖不十分結實大致尙屬豐稔其分數由閣下斟酌定擬必可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冬春釐捐不旺各處皆然賴閣下一力整頓弊端十去其九尙可以常月之有餘補臘尾之不足蘇省銀價日長於丁漕定價征解不敷誠爲可慮然行營之餉以半錢搭解無論轉運爲艱且軍中習氣無錢則生怨咨錢多又不願領斷不可強尊意欲於清江設局兌匯十成搭二成錢或可試辦再多則不行矣聞漢口錢價略貴可否用輪船裝一二萬串前往換用伏候裁奪號商郭長祚請以楊故道欠款十四萬自收四萬而以十萬充餉其中恐有別情應道斷完三萬是彼所欲收之數尙短萬金安能

更取十萬鄙人向不肯取此等財物楊道已死又何忍威脅其
家而強取其金自當謝絕郭商以崇大體新欠京練軍餉除尊
處及江甯已有解款江海關業有稟到外其餘各處應卽檄催
然趕十月輪船之期恐已無及由陸路搭解可也國藩自前月
十七感冒風寒至月朔方出房門頃於初五日開辦武關勉竭
孱躬率同校閱殊以爲苦二小兒試畢回家大小兒擬於本月
來江恐須冬月始到知念附告

復張子青潛帥

前接九月十七二十二日兩次惠書以抱疾旬餘旋又趕閱武
試稍稍裁復頃又接十月初五日一函卽審貴恙新痊尙希珍

衛爲慰捻匪竄擾沂竟運道阻梗尊意慮明春不能起運欲將江北折漕由江南辦米附海運大幫運通查海運沙船由滬抵津之水腳本有定價由江北抵滬之水腳尙未試辦加以採買雜費計必非二兩四錢所能敷用若由漕折之內扣除若干部中必不允從若於漕米之外由外閒籌款另行報銷則弟於同治二年論江廣漕米案內曾經陳奏一次部中不以報銷運費爲然大加駁斥弟商之此閒司道皆以爲運費不敷又恐沙船太少未敢舉行弟以江北之米今年價賤異常若在襄下河買米運滬運津計不敷之數甚少不趁今年試辦海運則以後永無試辦之期怡承台商問及此弟卽札詢丁司應道問沙船

之數究能添運江北之米否現尙未接其復稟俟稟復到日再行函商定局如江北可行海運則他年米價稍貴運費所欠甚鉅仍須由閣下與弟切實奏明請准另籌報銷此費乃有所出卓裁以爲何如逆蹤被擊回竄事在意中協餉一層旣蒙鑒及艱窘不更責以二萬而量減至六千敝處敢不竭力代籌惟此閒悉索敝賦盡以供淮軍前敵之需實已無孔不搜尊處六千之數只可偶爾籌解或斷或續不能月月特爲常額伏希鑒亮南關新壩自應及時修築籌款惟鄙意運河南北兩隄今歲草草修葺而可危之處尙多似較壩工更爲要緊經費艱難萬難兼籌兩宗築道卽日當來金陵俟晤商後再行函請尊裁

復張子青漕帥

疊接初五二十四等日惠書具悉一切並以星使過淮談及
病軀渥承垂注感泐曷任賤恙於月初調理就痊初五開辦武
關尙能勉強將事已於二十日揭曉矣六塘防務頃據幼泉健
飛稟報各情均遵成算辦理寇氛尙遠當可次第畢工雖李道
羅南稟淺涸處多尙無把握而閣下督同健飛等審度而行當
無他虞所需協餉六千卽日飭運司籌解司道詳免加提漕價
頃准大咨批駁自因軍需緊急舍此別無挹注之處惟裏下河
今年米價極賤州縣取之於民向不一律然民間貯三石米尙
難完一石之漕則大致相同東臺興化鹽城等縣紛紛開漕漲

訟連日與藩司商定飭令酌減州縣向解司之二兩四錢一概減去三錢州縣取於百姓向來價昂者須減去八百文卽向來價極低者亦須減去四百文冀寬小民之力免釀開漕之案已飭杜署司作函分致府州縣將所減之數一面出示一面具稟尊處酌提之款殊難議行查尊處所提之數卽使費盡氣力勒催州縣亦不過每石提至二錢六萬石所得一萬二千兩弟擬另籌萬二千金以濟要需閣下智珠在胸耳目最確想本年減收減解情必且聞之熟矣淮河甫經議准未便遽行翻異姑且試辦亦不至遽擲鉅金弟意不過欲分汶泗之水從安東入海如果萬不能通弟斷不執成見局中先從測量高下動手苟

地勢灼然難行則淮揚紳民亦知吾輩當事非置民膜於不顧亦非棄嘉謨而不用乃試行而無可如何庶免聚訟之紛紛乎

復劉韞齋中丞

前承寄示題名圍墨頃接惠書敬悉一切本屆秋闈苦熱江浙及湖北皆然兒姪輩逐隊名場藉以少嘗苦況工夫尙早深慮貼笑方家上黠青盼翻加獎借彌增慙慙此閒闌墨出後論者以爲遠遜甲子一科至有匿名帖粘貼轅外歷指某篇不通某篇荒謬用是追思宗工哲匠稱頌不愜黔軍更新撤舊兵事或有轉機閱邸抄得知彈劾統將不少寬假賞罰一振旌旗變色泄沓之風必立改矣子迎觀察才識俱優閣下與之請求加以

陶鑄不特辦理會匪斟酌妥善卽軍謀亦宜有所贊助哥匪一案國藩前覆敝縣劉處九明府一函專主外寬立論未並蓄內嚴之說蓋亦矯枉而先過乎正後乃求得其中耳就敝縣言之所謂外寬者凡控告會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會匪者皆不捕拏苟無他罪固圖無專收入會之囚苟無他犯差役無專拘入會之票所謂內嚴者確訪要緊頭目立拏解省不在湘鄉審訊而聽省城核斷則或誅或釋必皆允當耶否由閣下將此兩層告之虞九剛柔互用俾知國藩前函力主寬大乃係救通縣一時操切之弊尙非適中之道也意城入山已深茲復爲大賢而出定能相得益彰擒匪竄及克濟意在由戴廟上下搶渡運河

李少帥移駐濟甯該逆竄近濟南近復折回江南之海州但令黃河能守大局尙無所妨至大加懲創則目下尙無把握國藩自前月中感冒風寒不出房門者半月初五日開辦武關勉竭孱弱料理一切頃間已揭曉矣

復劉韞齋中丞

湘軍援黔不惟師久無功卽本省藩離亦幾不保諸將皆無可辭尊疏指斥分明於李筱帥進將初意曲爲幹旋足見良工心苦次請僅從薄罰尤感憐才盛意此疏早於邸鈔中得讀一遍遠近稱爲愜意惟黔事頗難著手不知硯香能廣施方略全易故轍否捻匪十月由青濟南趨銘軍一捷於安邱再捷於賴檢

任達爲投誠賊目臨陣鎗斃凶焰頓衰諸軍爲之增氣十二月
虜獲勝仗廿八日壽光大捷殲賊近萬收降解散尤多該逆不
復能軍餘匪三四人狂奔南竄十二月初八賴逆率千餘人
衝過六塘河其後隊未能衝出者二千餘人卽在李幼泉處至
數投誠賴逆衝出後由清江高寶竄至揚州被水陸官軍殲斃
數百人生擒賴逆解散及剃髮逃逸者亦數百人由天長等處
西竄者不過一二百人當不能復振矣東股幸而肅清惟西股
已渡黃竄入山西震驚畿輔又成不了之局殊深焦慮知注附
陳

復高雲浦觀察

各屬積年舊案多至千餘其在咸豐年間之案並無重大罪名或原被二告查無蹤影者儘可詳銷以斷葛藤而清塵牘徐海各屬辦案限期屢經奏請展緩閣下有過人之精力若能趁此時銳意親提多結數百案實造無窮之福凡天之立君國之設官皆以爲民也吾輩居官者與百姓交涉只有詞訟與錢糧兩端錢糧不能無浮收但不可過於浮勒詞訟不能必聽斷之公允曲直之悉當但不可過於拖累便算是極好之官僕嘗謂統兵而不知愛民卽百戰百勝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愛民卽有位有名也是罪孽閣下愛民而能耐勞僕所稔知眉生又稱閣下洞悉細民情僞如然犀照怪物無遁情值此軍務初平正好

用全副精神聽斷辭訟將徐海數十年膏肓之疾痛與鍼治一
番俾如寃民得理沈痼得蘇訟棍如瘡鬼遠避豈不大快僕本
不欲多批道府提訊如閣下慨然自任則當常批尊處提辦也
加提漕價一案淮揚議減時未經知照尊處亦係鄙人之疏今
幸軍事大定漕輟亦無須提款矣淮軍屢次奇捷平此巨股實
爲敷天之慶而賴汶光李允先後就擒尤覺可喜

復李眉生廉訪

耳鳴靜坐則止話言則作於官場應接自不相宜來示與其使
人厭其不去毋甯使人詫其不來光明直截可質鬼神等語可
謂磊落豁達丈夫不受人憐鄙人平生所以自處與所期於知

好者正是如此似聞甯蘇官場近來益敬閣下之爲人閣下年
未四十氣象精神並不衰弱耳疾非必不痊之症節後卽當據
情代奏再行給假三月俾得安心調理若能屏除百事不輕服
藥壹意數息必可漸愈承示接眷一層大兒三姪業已來甯次
兒在鄉苦無良師擬喚令來此讀書則內人亦須同來以家中
別無人照料也任賴橫行數省去冬以來尤形猖獗衆膠潰防
大局幾不可收拾不意數戰得手全股竟爾殄滅可謂數天之
慶秦榆渡黃盧晉又成不了之局淮勇恐當赴河朔北衛畿輔
西邊晉寇現尙未見明文呂編修將有白下之遊暗時當謀所
以位置大江南北數省肅清京員翰詹類難布席俟徐商之

復郭遠堂中丞

金陵小集藉慰積悰旋奉惠書猥蒙齒謝俗務囑集裁復稍稽
歉仄曷任辰惟鴻鈞布化烏榮延祥春滿吳江萬戶畱去思之
詠星移楚澤雙旌興來暮之謳引睇喬暉至爲企頌德門有冢
婦之訃雖賢孝可悼而柱石之躬當不至過爾愴懷委杜道已
於十三日起代理之任計開印之日必可抵蘇接篆閣下亦可
於是日交卸是否由滬上輪船赴鄂抑由民船西上遠違道範
倦念何窮眉生稟請開缺業於十七日會列尊銜奏畱三月安
心調理屆時或痊或否進退均綽有餘裕雨生旣無無庸來京
字樣自應奏請入覲不知摺件已拜發否書銜之謙撫挹太

甚使人跼蹐不安從此相隔愈遠尤望盡除客氣全用翰林院衙門舊儀至懇至荷

復丁雨生方伯

欽捐踴躍良由開辦得法經理得人聞漕務亦極踴躍深以爲慰海塘蝕漏過甚自當及早興修十六縣派徵歸款之說未必可靠或卽撥欽捐之六萬兩貼補則派徵之數較少卓裁以爲何如蘇省釐捐太重刪除煩碎稍甦民困實爲仁人之言惟征師未能全撤撤者先須遣費爲數尙鉅不能遽爾大減其酌量裁併者須合蘇滬甯三局商定以免偏枯承示以十字自勵具見刻意礪行位愈高而心愈下竊意容和恕三義卽與渾字相

表裏定靜恆三義卽與耐字相表裏更加四者則體用俱備以
閣下宏才銳思而如此精進何不可躋之誼不可成之功至佩
至慰省三建議防河計誅任柱三年追勦屢次大捷論勞論功
論謀論勇近世諸將罕出其右此次勞浮於賞遠近皆知惟
封爵爲國家非常之典似非疆臣所敢參預現有廷旨催
該軍赴援河北或者俟張逆殲滅更有後命邪

復唐義渠方伯

頃接惠書因時記注兼示畿疆近狀感泐曷任卽審宣猷營務
盡績日隆至爲塵念捻匪東股肅清誠爲敷天之慶西股渡黃
入晉劉壽卿屢次獲勝逆蹟未敢久停竄至衛輝以東李左二

師及官相晉豫之師四面會勦想閣下亦必在太行東麓馳驅
犄角勁旅雲集不難迅奏膚功劉印帥帶勇南旋雖得漸復頭
銜猶疑罰浮於咎聞直隸官紳士民多惜其去忠厚之報固宜
其謳思不釋也